



儲

位

リ 5
4952





in 48

95
4958



儲位

儲貳之位者國之大本宗廟之固而治亂所由
繫焉也國朝中世以來其濫尤甚禍變相續皇
運隨衰是本由于先世苟行事典章不彰也乎
因怪天智之朝憲網大張百度盡舉可謂歷世
神聖之業至此大備然何獨不為萬世固國本
定斯典於此時其於儲嗣疏繆息遽以貽子孫
之憂乎反覆思之則帝之深慮非有所不至焉
時勢自然其遠謀之不成則天也乃竊著儲位
論焉以究其說矣

去五味均平藏



天下者大物也，故制馭之之術，可依堂堂大義，而不可拘區區小節也。然而先王所最慎重加意，其唯繼嗣守器之儲歟。古者純朴，天地精氣未散，人咸懷公平正直之心，失得靡恤，專聽之于天，動輒同民心所允，故其授受之間，繼襲之際，雍與間暇，授者不疑焉，受者無嫌焉，其心皦然如日月在天也矣。夫以天下授人，則大事也，傳之其子，則近私也。然當時畢信之，後世益服其至誠者，無他，但公平以聽于天，不容一點之私於其間而已矣。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中古以還，氣運漸衰，人心各趨其私事。

多不出至誠而乖天心，故得者常抱危疑，失者常懷缺望。天下不亦信服，而閭閻始萌紛爭不止，適有好義依正者當斯之際，處置失當，區區拘小節，悻悻自喜，忘公道而激禍亂，以貽戮笑于世矣。先王明察世運，斷以大義，曰：雖有唐虞禪讓，夏殷相及之義，皆是長亂根之道，後世非可據焉。乃建立遺腹朝，委表之正典，以嚴名分，塞禍源，且其於不得已，又更有舍伯有考，而立武王之權，俱從天意，民心所屬，而與天下億兆定之，是以雖一旦宮車晏駕，陵土崩壞，然四海泰然，人心不駭，宗廟社稷如盤石之固也矣。夫唐祖

非不知人心所歸也、然無時宜之權、徒拘嫡庶之常、故致玄武喋血之內變、而骨肉有慙德、宋祖非不知亂命不可從也、然昧大義、曲守匹夫之孝、故致燭影斧聲之疑案、而餘毒流遺孤、其此二君者、獻明勇知有曠世之度、世所謂英主也、然猶有此過、况其下、迷繆冒昧、因愛憎、就利害、與奪無常、嚮背屢改者、耶、國朝純古之事、世遠事暗、姑置而可、中葉以還、無足論者矣、獨於壬申之變、有不可解焉者、以天智之聖、獻輔之有鑠、足之賢、哲而在位數年、不知崩後之艱、因循涉日、彌留大漸之日、而召皇弟屬後事、何其晚乎、

及其稱病固辭、即許之、及其請剃髮為僧、即允之、乃遽立皇太子、會集大臣、盟詛百端、何其無謀、亡術之甚、夫皇弟之披袈裟、入吉野者、皇子古人之故智、其心跡雖路人識之時、既有放虎入山之議、然還欲以幼眇冲子、與二三大臣居其上、以鎮壓之、是猶委哉于虎口、置肉于俎上、豈其所堪也哉、蓋是帝與鎌足有深謀、而事垂成而不濟者乎、抑亦天也、竊推此禍之所從而來、則其源甚遠、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敏達之崩、有長子押阪彥人、可以嗣其位、然大臣馬子擁立用明、以竊外戚之權、故人心不服、而有同

列睥睨之、宗室謀非望者、馬子先拔皇子豐聰、以強黨與、投以所好、兩交自膠、豐聰素惡其逼、喜而黨之、恊心戮力、同殪強鯁、難制者、於是豐聰失恃、而馬子之權自堅矣、可謂巧用機智者也、用明不幸、短祚豐聰可立、而馬子意固不便之、復取戚黨、而立崇峻、然豐聰箝默、不能爭者、朝廷無強鯁與彼抗、而助已者、大權盡在其掌上、則非隻臂孤拳、可能奪其復如之、何、但隱忍從其指麾也耳、於是大統再失其序、而馬子之勢、遂不可動、弒君易位、如宰鷄置棋、何有顧忌、乃推奉女主、三立其家之出矣、自是之後、天位如蘇

我氏家物、弟繼婦代、更無倫叙、戲弄神器、似兒嬉、人絕不知儲貳之大事、繼統之重典、習以為故常、皆謂斯事固可然也、無敢怪焉者、是馬子乘際會、所以依違遷就、而淆天下之耳目者、而雖豐聰之聰敏、猶墜其術中、而不得脫矣、至其子蝦夷、其孫入鹿、僭濫非軌、無所不至者、其所積累、構成、而不至于篡逆之甚幸也、而已、帝時尚微、獨有所感憤、奮然自振、手斬大憝、而殲巨猾、更擊白日、再昇于天、蟠據難拔之禍根、一鋤而盡矣、于嗟其休烈偉勲、以為如何、天祚之次、非適于帝、而復誰適、然皇極遜位之日、猶辭讓而不

就者其深慮遠謀所不易窺測也夫統系紊亂繼嗣無倫非一日而然爾天下之人習以為常者久久則難變矣欲變其難變而歸于正則其用心豈容易也乎帝直襲之則子繼母立女主垂簾之陋習永世不可革亂統紊系之弊亦相依而不得矯也故先立孝德以正敏達之統以示押阪可嗣用明不可立則姦臣罪狀盡白然帝以太子承之則倫叙秩然名分不紊天下之耳目一新而億兆皆知嫡嗣可重委裘可朝焉意是以其濬智明慮所以彌縫緝合數世破敗之統而蕩滌人心固結之習也其孝德之崩既可踐

正位然復奉皇極母皇頗似過策矣然是亦有不得止之勢初帝之誅逆賊長戟逼黼辰肝血濺御座事起蒼卒而母皇亦愕爾甚有迫脅震主之勢而遽然遜位是與世民隆基之於高祖睿宗形跡相類而欠臣子敬順之禮以啓擅威專制之端故使母皇終位號退守太子職猶承孝德之後而名實不改公平忠誠無所利之心自暴白于天下是其過爭奪于未形而全恩誼于門內也然而猶有睿慮不安者帝之即位嗣子幼冲皇弟雄武有權畧夙預大政威望屬此母皇之寵自可想焉且兄弟相及世所習見人心大

抵歸之、是帝與鑣足所深憂也。帝與鑣足之憂固非一家私憂、而天下萬世之公患也。何者、嫡嗣之紊、名號之濫、斯時而不正、則禍亂復萌、蔓延難除、骨肉相殘、內變不止、則宗廟之患元元之苦、何日而休、雖帝之視子與弟、同以仁愛、無而偏私、唯憂天下恤百姓之心、焉得不作隄防、而備違變乎、故皇子甫冠、即新置大政、大臣之官、使其總庶政、以收物情、固非有所私而然、即是與堯薦舜于天、舜禹于天、其事異、而其心一、皆所以聽取舍于天、任得失乎命也。鑣足素預其議、而贊成之、故嘗與皇子言、帝百歲之後、必有巨

猾間位者、然臣在何憂、乃納其女以為妃、翼戴自任、若已立皇弟為儲副、嗣位既定、然更作此疑貳之言、以啓爭端、凡庸常人、且尚不為、何謂斯大賢、而啓謬妄、誤人之隙也乎、且帝臨終、召屬後事者、其儲位不定、明證也、若其嗣位已定、而無疑也、何更須懇懇命之、由是觀之、史冊稱皇太弟、或稱東宮、儼然如儲嗣者、曲筆回護、以掩篡奪之名也。爾子以記父事、有所諱避者、體裁宜然、何深咎焉、然其為儲貳、不得載冊、立、在何年何月、則有掩而不可蔽焉者、嗟乎、帝之與鑣足、其慮身後、如此周密、而天未厭亂、若聖主與若

賢輔俱不假之壽使積年若思都為土苴而不得終其神籌矣抑是皇國之不幸而人力所難奈何也矣獨恨皇弟不體其心還計一時之利靈柩未寒則舉兵逼以奪之於是垂簾之政復興內禪之儀始行至孝謙稱德之末神器之危岌々如累卵雖賴藉祖宗之靈天地不覆山河不改大統遂歸天智之胄然舊習終不革陋弊滋益深其流之末皇子纔在襁褓則行內禪一時上皇累二三名實之紊稱謂之濫未嘗有如斯甚者以釀保元之亂延及南北分統皇運之衰替百姓之塗炭極矣惟皆由于皇弟從一身之欲

而不顧永世之大計以壞天智君臣公誠之深謀也然夫其勞心焦思權詐萬方誑天欺世崎嶇難危而纔得之天下一再傳之後果誰之有矣篡奪之名其罪與天地不滅皇統之倫不再修國家之憂百世而不絕雖一時得志亦有何益乎不斯思斯吁嗟悲哉是所以先王慎繼嗣重守器也矣

己亥十月初二

乙亥十月十一日

吳州以吳王即繼嗣重乎國心也
不致致一物皆法亦言何益乎不博思慎在
罪與天此不致皇然之命不再如國象之憂百世所
繼嗣之天言一再新之則東臨之言矣漢書之公其
本先其學公其出謝莊集文道天與世初孰識也
而亦願在也之大信以經天留故耳公姓之聚其也



